

群众演唱丛刊



卖烟叶

(新故事)

赵树理

北京出版社

4941

群众演唱丛刊

賣 烟 叶

(新故事)

赵 树 理

北京出版社

1964年

群众演唱丛刊

- 两姓之間 (話劇)
卖 鸡 (戏曲)
火药枪·降妖記 (曲艺)
把 关 (評劇)
捉“鬼”計 (評劇)
盘 关 (話劇)
柜 台 (話劇)
一比吓一跳 (相声)
一件棉袄 (評劇)
卖 烟 叶 (新故事)
永远站在社会主义
建設最前綫 (歌曲)

群众演唱丛刊 卖烟叶 (新故事)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18/16·字数: 33,000

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统一书号: T 10071·736 定价: (5) 0.12元

編者的話

我們为了滿足农村公社社員、厂矿职工和广大青年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需要，配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起到推动生产、鼓舞劳动热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的作用，选編了这套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有小型戏剧（話剧、評剧、歌剧），曲艺（唱詞、相声、快板），歌曲和革命斗争故事等演唱材料。內容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現实生活为主，同时也适当地編选一些革命历史題材的节目。根据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单独或汇集成冊，陸續出版。編选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方便演出。欢迎业余或专业文艺团体采用，并可作为通俗文艺讀物閱讀。我們殷切地希望专业 and 业余作者給予支持和帮助，更希望广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帮助我們改进工作，以便能夠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1963年9月

現在我國南方的農村，在文化娛樂活動方面，增加了“說故事”一個項目。那種場面我還沒有親自參加過，據說那種“說法”類似說評書，卻比評書說得簡單一點，內容則多取材於現在流行的新小說。我覺得“故事”、“評書”、“小說”三者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例如用評書形式寫成的《水滸傳》，一向被稱為“小說”；讀了《水滸傳》的人向沒有讀過的人敘述起這書的內容來，就又變成了“說故事”。

我寫的東西，一向雖被列在小說里，但在我寫的時候卻有個想叫農村讀者當作故事說的意圖，現在既然出現了“說故事”這種文娛活動形式，就應該更向這方面努力了。閑話少說，讓我先寫一個賣煙葉的故事試試靈不靈。

秋末冬初，正是華北某些零星產煙區收購煙葉的時候。

有個名叫王蘭的姑娘，在一個星期天，給他們的生產隊到縣城里收購站去交售煙葉。因為到得晚，交了貨天就黑了，只好趕着空車下店住了宿。這姑娘是個高中學生，學習成績和他們班里的幾十個同學比起來，是數一數二的。她本來在這一（一九六三年）暑假就該畢業，不幸她的父親在這年夏天病故，她連照顧病人帶打發死人，前後誤了兩個多月課，事情忙完了，連畢業考試也誤了，所以只好休學一年。

她要是沒有別的事，星期日賣了煙葉，星期一早晨就該回去了。不過她還有點小事需要耽擱一會。她原來就在這縣立第一中學上學。在她上學的后三年（高中時期），有個教語文的李

光华老师很器重她，和她师生感情很好，她想順便去看望一下这位李老师。

第二天，大約九点钟的时候，她走到学校大門口，正碰上李老师提着个小书包从門里走出来。这位李光华老师大約有六十四五岁的年紀，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蓝布制服，两袖和胸前帶着粉笔灰。凡是熟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这衣服是四季不变色的，两袖和胸前的粉笔灰也是有永久性的。学生們有时候提醒他說：“李老师！看你胸前那粉笔灰！”他常回答說：“沒关系！粉笔灰是干淨的！”有时候也許順手拂打两下子，不过結果往往是除了沒有拂打掉，反而增加两个白道道儿。这不过是李光华老师一点表面特点。李老师的特点多得很，不过我不打算在他剛出学校大門口时候多做交代，待一会让故事里的一个人替我介紹吧。

王兰看見李老师一出門，便跑到他身边和他打招呼。李老师是大个子，王兰的个子只能打到他的腋下。他看見王兰穿着一件农村妇女們常穿的有大襟的夹袄走近了他，一时沒有认出来是誰，不过听到王兰叫他李老师，便认得是王兰的声音了。“小兰！好孩子！你外表上已經打扮得像个农民了！”“李老师！不止是外表，我已經学会赶車了！”“那自然更好了！到家里玩玩去！”“好！”

李老师的家，王兰是常去的，所以走在前边。李老师是党的县委会委員，住在县委会家属宿舍里。他和两个县委书记三家共住着一排房子，每家三間——两間宿舍、一間廚房，他占的是中間那三間。他的孩子們都在別处做事，家里只有个六十来岁的老伴。王兰和这位老太太也熟識得很，一进門打过了招呼，便和李老师对坐在书桌旁边談起話来。

李老师虽然也看过王兰的休学申請书，見了面还是想問

一問她家庭的情況。這倒不是客套。前邊提過，李老師對這個學生是很器重的。李老師問過她的家庭情況之後，慨嘆了一會便囑咐她說：“在農業上鍛煉鍛煉也好，不過要畝空兒溫習功課，特別是數、理、化和外文，一丟開就非常難補……”“李老師！我不想再上學了！”“為什麼？”“我今年就已經二十歲了……”“從你們那一班往前倒數，學生們的年齡都大一點！這是戰爭環境造成的，大一點又有什麼關係？是不是因為賈鴻年考大學沒有被取上，你們要結婚了？”王蘭突然把她的兩道長眉一攢說：“李老師！快不要提他！我生他的氣！”李老師說：“二十歲大姑娘了還是那樣孩子氣！又是因為從前那些小誤會嗎？”“一點也不是誤會！從前的也不是！”

話說到這裡，外邊有人叩了三下門。這種叩門的叩法有點別致，速度是不緊不慢的，聲音是不大不小的。王蘭一怔，低聲說：“說曹操曹操就到！這是賈鴻年！”李老師也說：“像！”王蘭把聲音放得更低一點說：“他只有叩你的門才是這樣叩法！”李老師正要答話，外邊又照樣叩了三聲。李老師說：“進來！”

李老師的三間屋子，除了廚房是另開門以外，這兩間共一個門，坐北向南，西一間是套間，東一間就是李老師和王蘭正在談話的這一間，一窗一門並列着，門在東，窗在西，靠窗就是李老師的書桌，左右兩頭放着兩把椅子，李老師在左、王蘭在右，面對面坐着；另有一個茶几放在和書桌對過的後牆根，茶几旁邊只有左方放着一把柳木躺椅——這種椅子比普通椅子要低差不多半尺，背上帶着個大木圈子，靠背就鑲在圈子里，在工作時候不能坐，只能斜躺下休息。

門開了，走進來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男學生，穿的衣服除了沒有粉筆灰，幾乎完全和李老師的制服一樣。這個人，從體格上看，和一般男青年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從他一進門邁的那兩

下脚步和他脸上那必恭必敬的神情上看，那种老成持重的样子，和他的岁数实在不相称。这个人正是王兰料定的那个賈鴻年。

这时候，李老太太已經回套間里去了，屋里只剩下李老师和王兰。賈鴻年一进门，朝西一扭头，自然是先和李老师碰面，不过同时也能看到王兰的脊背。王兰本来不願見賈鴻年，可是碰上了也和軍事上的“遭遇战”一样，想躲也沒法躲，所以暫且用两手托住头，把身上略伏下去，准备等对方和自己接話的时候随便支吾几句，找个空子走开了事。賈鴻年进门来定住身扭头朝着李老师一看，好像亮了个相，然后把身一轉、把腰一躬，紧紧走了几步来到书桌边，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說：“李老师，你好！”要是当一个話剧演員的話，他这一串又恭敬又热情的动作，和最后說那句台詞的速度、声調，都可以打个八九十分。李老师点头答应着，并且指了指茶几旁边那张柳木躺椅說：“坐下！”賈鴻年轉回身去，規規矩矩迈了两步走到椅子跟前，又規規矩矩轉过身来坐下去——因为椅子低，他把小腿略屈回去一点，两肘放在膝盖上，屁股刚沾了个椅子边——眼神仍然又对住李老师，不过因为距离远了点，看得全面一点，才看見李老师对面坐的是王兰。

从賈鴻年坐下去之后馬上伸着脖子面对李老师那股神气来看，他好像急須要向李老师提出什么特别庄严的問題，可是就在这时候猛然发现了王兰，他的神气就又发生了变化。“王兰？”他先这样带着疑惑的口气叫了一声——好像是說“原来是你呀”，可是他下边的話和叫的这声接起来，好像有点前言不照后語。他說：“我早断定你是到这里来了！”王兰觉着有点奇怪，便問他說：“你听誰說的？”要是在别处，賈鴻年一定会說：“你猜！”可是他觉得对着李老师这样說不大合适，所以便

用正經口气回答說：“同学！”王兰可不考虑口气問題，听到他这样回答便气忿忿地說：“你見鬼！我連一个同学也沒有碰上过！”賈鴻年正要答話，外边窗台上的电话鈴响了。

李老师的窗子上只有一块一尺見方的玻璃，剩下都是紙糊的，不隔音，只要电话鈴一响，里边就不用再想談話。鈴响了一陣沒有人接，李老师正要去接，走到門边就听得有个小姑娘接住了說：“要誰呀？”停了一下便喊：“馬大娘！电话！”李老师見不是叫自己的，便仍旧返回去坐到他的位子上。賈鴻年又正要說話，那位馬大娘在窗外說話了：“三嫂？你几时来的？三哥来了沒有……好！你那些孩子們也好吧……来吧……你現在在什么地方呀……你打那里往北，碰上一个山貨店就往西拐，过两个門，路北有棵槐树，那里有个小胡同……”这位老太太左一弯、右一拐地說了半天，又重复了两遍，好容易才把她要說的那条路綫說清，然后把电话挂上。賈鴻年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好容易等窗外靜下来，便向李老师說：“这电话是才安装的吧？怎么安装到你的窗台上？这样子吵着还能工作？”李老师滿不在乎地說：“沒关系！反正总得有个地方安装！”賈鴻年轉向王兰笑了笑說：“原来你那些話都是学着李老师說的呀？”王兰說：“就算我是学李老师，学的也是好事！李老师要像你的話，就要叫把电话安装到別人的窗台上，吵別人去！”賈鴻年說：“我沒有那个意思！你不要咬住我那一两句話乱引伸！咱們对着老师不可以这样开玩笑！你拿什么事实能証明我是那样一种人？”他这段話說得像炒豆儿那样急，完全失掉了他剛来时候叩門的那种风度。

李老师說：“算了算了！不要常为这些小事情爭吵！”王兰沒有再接話，賈鴻年恭恭敬敬点头答应了个“是”。王兰看到这是个抽身的机会，便向李老师說：“李老师，你們談，我要回去

了！牲口还在店里站着哩！”李老师还未答話，賈鴻年搶着說：“那也好！”又轉向王蘭把語調放得很溫和地說：“王蘭！我求求你！你住在哪个店里？請你在店里等我一小會好嗎？”王蘭說：“不行！現在已經九點多了，牲口又不太快，還有六七十里路哩！”李老师觉得王蘭說得有理，便向王蘭說：“也对！淨是山路，天黑了不好走！”王蘭站起來正要動身，李老师又補充着說：“記住我前面和你說的話！要趁空兒經常溫課！”王蘭說：“課我倒是常溫習着的。本來學的東西就不多，丟了很可惜；不過，李老师，我真不能復學了！”“為什麼？”“我爹去世後，家裡就只有我媽和我兩個人了！”“你母親不能勞動了嗎？”“能勞動也只能顧住她自己，怎麼還能供我上學呢？”“你隊里沒有助學金嗎？”“助學金只有兩個名額，我要了別人就得不着了！我不去爭那個！反正總要有得不着的哩！”說着便向李老师點頭告別。李老师說：“等一下！除了經濟問題再沒有別的問題了吧？”王蘭又略略考慮了一下，賈鴻年却趁空兒向李老师說：“李老师，我也要走了！我有一個要緊的事想求求你，又覺得不應該再給你添麻煩，不過再三躊躇，還只得來求你——因為除過老師你，別人一來沒有那力量，二來也不會真心幫助我！”“什麼事？你直截說好不好？”“對不起！前天給我們隊里買騾子借你那一百塊錢……”“那沒有什麼！為集体的事嘛！我又不等着花！不現成以後有了捎來好了！”“不不不！事情比那嚴重得多！昨天我給隊里來交售了五百斤烟葉，一共得了三百塊錢。錢拿到手，我就要先來還你那一百塊，可是走過集上，因為星期天人太多，好擠了一陣才擠過來，趕走到人稀的地方向口袋里一摸，三百塊錢一齊不見了！”“丟了？”賈鴻年很喪氣地說：“嗯！沒有想到社會主義社會，還有人敢在別人的口袋里往外掏錢！”“唉！這都怨你沒有真正尊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話，黨中

央和毛主席不是多次提醒大家說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着階級斗争嗎？現在你打算怎么办？”“丟就是丟了！‘錢’又沒个記号，找是找不着的。我媽媽还有一对陪嫁的大柜，我想回去抬到县里来卖了賠出来，只是队里初次托我办事，我不想担那沒出息的名儿，因此想請老师再借給我二百块钱，等我卖了柜一并还你！”李老師沒有馬上答应，只是揚起头来考虑。

就在这时候，院里的電話鈴又响了，还是那个小女孩接住問了一下，然后朝里边說：“李老師！你的電話！”李老師只得放下他們两个人去接電話去。

李老師出去之后，賈鴻年觉着正是爭取王兰一点同情的時候。他看了看王兰，見王兰沒有什么表示，便主动地从自己坐的那把躺椅上起来，移到李老師坐的那把椅子上去。窗外李老師的話，只是些不接連的“嗯……是……有来……”等等声音，賈鴻年把头伸到王兰的耳朵边輕輕地說：“你看这多么倒霉呀！”王兰把身子往后一仰躲开他，低低地可是恨恨地說：“誰知道你搞什么鬼！”賈鴻年說：“我又怎么得罪下你了？九月份写給你那么长的信，就連你个紙条也得不着；这会碰上我遭这么大的事，你不只幸灾乐祸，还要疑神疑鬼！这都从哪里說起呢？”王兰真想馬上走开，可是李老師問自己的話自己还没有回答，走开了太不礼貌，所以仍耐着性子待下来，不过她也不再准备正面回答賈鴻年問她的話，只簡單回答說：“我爱怎么做、怎么想，都有我的自由权，沒有向你說的义务！”賈鴻年又把語气轉得更溫和地說：“我的兰兰！难道我們的关系已經变得这样簡單了嗎？就是真要散場，总也还得吹个‘尾声’吧？兰兰！你对我这样胡猜乱想是很危险的！我求求你，咱們不要在老师这里鬧，待一会我到你住的店里……”“干白菜？沒有！”李老師在打電話中間提到了个“干白菜”，賈鴻年吃了一惊。这

时候的賈鴻年再顧不上向王蘭提要求，也再顧不上考慮對王蘭應該表現什麼風度，干脆把耳朵貼到紙窗上聽李老師打電話，嘴張得像在皮球上挖了個窟窿。

院里的李老師，仍然繼續打電話：“嗯……聽誰說的……沒有想到……六十多斤……他還在我這裡！你派個人來吧！”院里的李老師把電話機一掛上，里邊的賈鴻年的腿一軟便跌坐到椅子上。李老師怒氣沖沖地走回來向着賈鴻年盯了一眼，賈鴻年把頭低到肚子上“嗚嗚”地號哭起來。王蘭料定賈鴻年有鬼，可也不知道鬼在什麼地方。

賈鴻年究竟在什麼地方弄鬼，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為了把原因交代明白，只好讓他多哭一陣子。

以下我便要交代他哭的原因了。

智取王蘭

王蘭和賈鴻年在高中同班，本來都該在本年暑假畢業，後來王蘭因事休學，賈鴻年一個人畢業了。他們兩個都是高材生，特別是文章作得好，李老師很器重他們，以為是不可多得之才。他們兩個又都愛文學，李老師又是個業餘作家，因此他們常好到李老師家里來請教，並且就因為在這請教中常碰頭，才產生了彼此愛慕之意，後來關係深了，就在李老師面前也不避忌——不但不避忌，有時候有點小磨擦，李老師還替他們排解。

賈鴻年讀的文學書籍比王蘭多一些，文章也寫得比王蘭更好一些，在一些紀念節日或者班里的會議場面上講起話來，也要比王蘭講得更熱情、更全面、更有政治風度。王蘭對他很欽佩、很信任。

他們兩個人同時申請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王蘭被批准了，

賈鴻年却沒有被批准。据团支部了解：王兰的特点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心直口快、有甚說甚”。例如每个学期开学，集体买回来的課本、文具，总难免有有缺点的。这有缺点的东西，发到别人手里，往往还要爭着換一換；发到王兰手里，王兰便一声不响地收起来——要是有人提醒她去換，她便会說“反正总得有个人要”。年关节日大扫除，布置会场，做脏活、重活常是她带头——有人为她鳴不平，她便要說“反正总得有个人做”。团支部了解賈鴻年的特点則正和王兰相反。賈鴻年的特点是“看客下菜、看风駛船，明似謙恭、实則傲慢”。例如見了李老師就溫文儒雅地談文学，見了班主任就严正其辞地談班风；叩李老師的門是不紧不慢、不輕不重地叩三下，回到自己宿舍則是不管門里有人无人，把門一脚蹬开，先来个武生亮相。

王兰入团之后，賈鴻年又提出第二次申請。团支书派王兰帮助賈鴻年克服缺点，及至把賈鴻年的缺点說給她，她反替賈鴻年辯护說那都不是事实；团支书批評她看事物不够客觀，她还有点不服气。其实当时也很难怪她。賈鴻年的缺点，絕大部分是不会暴露給她看的。不过每个人的缺点，都不能在熟人面前长期保密，賈鴻年对王兰自然也不例外。

这个中学的学生自习，都是在課堂上作的。上年快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課堂上做自习，团支部叫王兰談話去，过了一陣，王兰附近桌子上一位男同学想借王兰的尺子用一下，就拉开抽斗去取。賈鴻年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架住他的手說：“你有什么資格翻人家的抽斗？”那个男生的功課作得太不好，見是賈鴻年这位常被老師称赞、又是王兰朋友的高材生，觉着不便較量，就縮回手去归了座。賈鴻年正去替王兰关抽斗，忽然看見王兰的筆記簿在抽斗里，就随手把筆記簿抓出来。偷看人家的筆記簿本来就够不應該了，可是他还偏要摆个

特別的架式來看——他把抽斗關回去，一縱身坐到桌子上，右腳蹬住王蘭的座位，把左腿架到右膝上，雙手揭開筆記簿向前一伸，堂堂正正地看起來。叫他不夠十分得意的是：他剛剛把筆記簿揭開，王蘭氣沖沖地一開門走進來了。賈鴻年聽到門響，把眼光從筆記簿上移開一看，見是王蘭，就跟屁股上安裝着滑輪一樣，一骨碌從桌子上溜下來——不過他也沒有馬上走開。只是拿着筆記本規規矩矩地站在桌子橫頭候命。王蘭連看也沒有看他，只是拉開抽斗看了看說：“誰翻我的抽斗？”前邊桌子上一位女同學和她开玩笑說：“有資格人士！”王蘭氣忿地說：“誰敢有這資格？”那位女同學仿着她平常的口氣說：“反正總得有個有資格的！”賈鴻年覺着這會正是自己表示資格的時候，就恭恭敬敬把筆記本遞過去，雖說沒有開口，意思好像是說：“要不是有我保護，你的抽斗早被別人翻了！”可是他得到的效果並不够理想——王蘭氣沖沖地把筆記簿奪過來摔進抽斗，“砰”地一聲把抽斗關上了。原來當賈鴻年架住那個男同學的手那時候王蘭就回來到教室外邊了，因為夜間屋子裡有燈的時候，里边看不見外邊，外邊却能看見里边。王蘭在這情況下初次發現賈鴻年對同學如此無禮，想觀察一下，所以沒有馬上進來，及至看到他翻閱自己的筆記簿那種傲慢的態度，實在覺得忍無可忍了才走進來。

從這以後，王蘭對賈鴻年才事事留神，過了一些時候果然發現和團支書所說的一樣。她每發現一件事都要和賈鴻年鬧一場氣，不過是背地里鬧的多，當眾鬧的少。她開始和賈鴻年鬧氣的時候，只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以為只要跟他鬧一下，他以後就不敢犯了。賈鴻年隨機應變的鬼本領是很出色的，每當王蘭和他鬧起來，他覺得能抵賴過去的就千方百計地抵賴，抵賴不過去的就低聲下氣求饒，“誓死不再犯”的話說過

千百遍，可是“再犯”的次数要比“誓死”的次数多得多。賈鴻年揣摩透了王兰一种規律，那就是每向她表示一次悔过，就能把她的感情拉得更接近一点，因此不但不怕她鬧，并且在較长时间里不鬧的时候还故意出一点小錯挑得她来鬧一鬧。王兰就在他这个圈子里和他越鬧关系越深，发现的毛病越多反而越不容易一刀两断。王兰自从抛不开賈鴻年之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心直口快”了——例如在李老师面前对賈鴻年的小錯誤虽然也常常指責，可是遇上比較大的錯誤反而会給他隱瞞，比起以前来，就不够直爽了。李老师不知道詳情，所以往往以为他們是犯了小孩子脾气，有时候还替他們排解。

創 作 忙

在本年上半年，賈鴻年写了一本二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稿，写的是他們大队前任大队长。他把稿子拿給李老师看了，李老师說不行，說主要問題是不像——写大队长当长工时期的生活不像个长工，写他当民兵又不像民兵，写他当支部書記又没有写具体場面，写土改又是把別人的小說改头换面抄过来的。他請李老师提修改的意見，李老师說不是技术問題，而是沒有社会生活知識問題。并且告他說：“写自己不懂的事誰也写不好。”但是他不甘心放弃，老是在自习时间里改来改去。他这位高材生上不了大学，与这事大有关系。

他和其他考大学沒有被取上的同學們一样表示过要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作一个有文化有知識的劳动人民，可是一回到村子里，有了和那位前任大队长长期接触的机会，又喚起了他重新修改那本长篇小说的念头。他起初是一有空儿就找这位大队长問長問短，后来干脆誤上整工找人家談細节。

这位前任大队长，已經有六十多岁年紀，身体也不大好，

家里又不缺劳力，按一般习惯，就是不再上地，也不会有人责怪他。不过这老人有很浓厚的类似封建时代的功臣思想——觉着自己是从长工出身，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领导过本村的土改，当过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合作化初期试办过初级农业社，高级化以后还是社长，公社化后又当了一年大队长，如今虽然因为年老体弱光荣地退休了，可是家里儿孙满堂、人财两旺，很足以尽天伦之乐，因此逢戏就看，逢集就赶，每逢春暖花开的时候，买个车票到省里或京里游游名胜古迹，找几位攀得上关系的高级干部合拍几张照片……以为一个人得着了这样幸福的结局，也算罢了；现在贾鸿年要把他这光荣的历史写成书，在他看来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觉着自己现在已是盛极一时，那样就还可以留芳千古，所以十分乐意和贾鸿年合作。

这样一老一少便忙忙碌碌共同搞起创作来。贾鸿年对这位老队长几十年的生活史，考问得十分详尽，几乎连一天也不肯放过。例如谈到老队长九岁上给人家某富农放牛，就要问放了几个什么样的牛，穿什么样衣服，戴什么样的草帽，拿什么样的割草镰刀，在什么样的山坡上放……；问到给地主当长工算工资的一段，又要问在什么样的房间里，房里摆着些什么家具，地主坐在什么位置上，自己蹲在哪一块儿……；其中谈到了一些具体动作——像赶牛、割草、地主讲话的姿态等等，贾鸿年便要请老队长摆起个架式来，自己按照那种架式找出描写它的适当字眼儿，写成一段材料。他们两个人搞的这种工作，在别人看来像照相、像排戏、又像巫师下神。村里有个爱说快板的人给他们编了两句顺口溜说：“老功臣，少子弟，不去生产光排戏！”

村里对他们两个人的闲话太多了，党支部开会批评了这

位老党员老队长，生产队长也找賈鴻年个别談过一次話，才把他們的排练次數約束了一下——不占主要生产時間。

老队长究竟是老党员，經過批評之后，認識到自己晚年的居功享樂思想給黨造成不利的影響，所以就不再那樣热衷于表現自己了。賈鴻年的急于成名思想却不那么容易糾正過來。他既不是黨員又不是團員，黨無法對他提出嚴格的要求。生產隊長叫他談話的時候，他雖然也表示過“以後一定要以參加農業生產為主，有了空閑時間再搞創作”，可是在實際上他並沒有真照他答應的那樣做——開始的兩天是白天上地勞動，夜里創作；兩天之后把他搞病了就請了病假；後來對外說是“一病不起”，實際上只病了一天，其餘的時間是借病創作。

這樣又引起一點家庭內部矛盾。他父親是商人出身，當年和他舅舅在河南一帶跑通行商，回家之后趁空子還搞點小買賣。就在他裝病寫作的中間，隊里死了個小驢，他父親和他舅舅買了來，明說是買來吃，實際上是合伙到一個集市上去賣腊肉，要他停下寫作去幫幾天忙收收錢。他說：“不行！我的事情正放不下手！”“你搞那能抵錢花嗎？”“爹！你怎么淨說錢？”“白供你念了一陣子書！自己不能賺錢，又要花我的錢，可又看不起錢！我养活你叫做什麼呀？”“你要知道人到世上不光要活個錢呀！”“你寫來寫去究竟寫些什麼高超的東西我也不懂，可是照你這樣寫下去，錢還得花我的呀！”“就專以錢說，也要比你賣那點死猪肉弄得多！”“你胡吹！誰管給你錢？”賈鴻年想：“這老人家既然只懂得錢，就只給他談談錢的方面吧！”他便把如何投稿、如何算稿費的規定說了一番。他父親听了半信半疑，和他舅舅在集上談論過一回這事，可巧有他村里人聽見了，回來就傳說他寫的這本書至少能賣一千塊錢。

這種傳說給賈鴻年造成一種顧慮。他覺着這話如果傳得